



我们这样打敌机

黄金云

今年6月,我与钟海波老人有过一次长谈。钟老89岁,住醴陵市来龙门社区,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3兵团47军125师373团3营7连的战士,曾荣立三等功一次。他给我讲述了在朝鲜战场上打敌机的故事。

1951年,我们进入朝鲜不久,就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敌机不能打,你打掉了它一架,它就会飞上来一群;敌机飞得很低,机舱里的美国佬可以伸出手来抓你的帽子。我们当然不信,但是,刚开始看到敌机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气,有些紧张。敌机来时,有时四五十架,有时五六十架,像乌鸦一样,黑压压的,遮住了半边天,边飞边丢炸弹,村庄炸成了大坑,树林烧成了火海。美国鬼子还有狠毒的一招,划分地段,专机负责,日夜巡逻轰炸,所以对固定地段的地形地物非常熟悉。如果发现新的情况,就俯冲射击,我们想还手射击是非常困难的。敌机往往钻山沟搜索目标,飞得很低,沿着树林旁、大路边飞,我们把它叫做“飞机搜山”。敌机搜索目标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拍照。它把自己负责的地段天天照相,今天的与昨天的对比,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就来一个突然袭击。有一次,我们部队的骡马炮车隐藏时,砍了一些树枝遮盖大炮,附近几棵露出了白色的口子,被敌机发现了,几十匹骡马被炸得四处乱跑,吃了好大的亏。

美国鬼子实在是太猖狂了,必须把这种嚣张的气焰打下去!一边憋着一口气,一边想着办法。我们根据敌机的型号和飞行特点,摸索它的飞行规律,设想一个一个的打击敌机的办法。在组织对空射击中,19兵团63军的张辉英团长指挥步兵,以密集的步伐射击,打下了一架“佩刀式”敌机。当这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掉到山岩下时,大家都高兴得喊了起来,在坑道里跳了起来。

各个兵团抓住这个步枪打飞机的典型,向各军发出了通报,要求大家向张辉英团学习,群策群力,打破敌人的空中优势。步枪打下飞机的胜利,也让干部和战士们信心大增,敌机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敢于打,善于打,一定能把敌人疯狂的气焰打下去!

我所在的13兵团开展了竞赛,掀起了打敌机的热潮。连里排里有组织地打,三五个人合作打,有高射武器的找着打,边打边摸索经验。有一次,一架敌机上的美国鬼子贴着树林飞行时,打开驾驶舱,伸出左手,作出挑衅的手势。我们早已怒火在心,步枪、高射机枪一起开火,那架飞机被当场击中,撞上山爆炸了。就这样,隔不了几天,就能打下几架飞机,各部队“擒飞贼竞赛”的红箭头不断上升,敌机临空高度也不断上升,再也不敢大摇大摆优哉游哉地低空飞行了。

敌机飞高了,那怎么打?我们的步枪是没办法了,但是我们的高射炮兵部队想了不少主意,还用上了古代兵法。“欲擒先纵”,我们的高射部队把高射武器隐藏在桥梁、车站等交通枢纽附近,敌人的侦察机来了,我军不露声色,放它走。等大群的敌机来了,一千多门炮一齐开火,打得敌机晕头转向,“以假乱真”,为尽量削弱敌机的空中优势,我军选择一些有利地形,把一些车辆伪装成大规模的运输车辆,我军的高射武器就隐藏在有利位置。当敌机对着假目标狂轰滥炸时,我军出其不意,集中火力猛攻,有时可以一次打下几架敌机。多的时候可以打下十几架。1951年12月份,高炮部队击落敌机38架,击伤68架。

我问钟老,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钟老说,那是血和泪染红的数字,那是勇敢和坚强打出来的战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当然,我们的空军是天空中的主角。空4师12团中队长,年仅24岁的张积慧,机智地摆脱尾追的敌机,抢占高度,迅猛开火,击落了美军中校戴维斯的飞机。戴维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拥有击落21架飞机的记录,被美军称为“空中一霸”。这一击,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朝部队的士气,空3师9团大队长王海,当年24岁,当战士机智勇敢,当指挥员灵活果敢。在1951年11月一次空战中,他率领的6架战机,时而冲上抢占高位,时而冲下袭击敌机,连续几次冲上冲下,打乱了由百余架敌机组成的队形。仅这一次,他们大队打掉了5架敌机,荣立集体一等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亲手击落击伤敌机9架,荣立特等功。后来,张积慧和王海都被志愿军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荣获朝鲜“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毛主席对空军取得的成就很满意,他写过“向空军第三师致敬”“空四师作战,甚好甚慰”。

我们就有这样的志愿军,就是这样打敌机的。钟老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满是自豪。遗憾的是,钟老没有等到颁发新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的那一天,就离开了人世。斯人已逝,但志愿军的精神长存。

姚家坝火车站

欧阳昌盛

从羊石开过来的那一列火车,不到10分钟就到了姚家坝车站。停靠两分钟后,又“哐当、哐当”向江西方向进发。

羊石是个极小的火车站,住着几户人家,七八岁的我经常独自到这里找玩伴。但记忆的发端却不在羊石,而是姚家坝火车站。

姚家坝火车站是记忆中一处极为热闹的所在。车站前面是一条与铁轨并行的水坝,虽然水坝不大,却是“姚家坝”这个名字的由来。跨过坝,对面便是粮库和粮站,高墙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大幅标语清晰可见,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遥远而火热的年代。粮站边上有几家工厂,其中两家在县里算小

有名气,一家是玛钢厂,另一家是钢厂。儿时的我每天都要穿过钢厂去后面山上的学校上学,时常能碰见开工的火热场面。车间内通红的铁汁从锅炉上方倾入模具,片刻冷却,揭开后就是一口新锅,颇为神奇。

车站背靠着姚家坝唯一的街道。街上一溜烟都是令人羡慕的国营或集体单位,有供销社、肉食水产站、照相馆、废品收购站和村集体办的饮食店、冰厂等。

我家与“郴州老乡”家便是在这里结的缘。当时两家一个住在车站东头,一个生活在大街以西。郴州与永州相近,一听口音大人们便心头一热,“老乡、老乡”叫开了。我们儿女们年纪相

仿,情趣相投,一来二往便如亲戚一般。后来他们全家迁往羊石火车站,我常常不期而至,将纯洁的玩伴情谊进行到底。

姚家坝街上住着百余户人家,大多是乡里的干部或企业职工,以铁路工人为多。夹在株洲至醴陵中间的姚家坝火车站,有货运和客运两个站台,算得上是一个大站了。火车停靠频繁,往来的行人也多,每逢“5”便赶集,街道上甚至站台内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安全起见,车站方又建了一排围墙,将站台与后面的街道和住宅隔开,只在铁路中间横设了一条人行过道,将姚家坝两边贯通,方便人来人往。为了方便职工上下班和

家属出入,车站在过道的值守间旁还加开了一道小门。

多少个日夜,我从这道小门走来。那列记忆的火车从羊石方向驶出,与我擦身而过。每当火车飞驰而来,站台上便刮过来一阵风;当火车疾驰而去,又呼啸着将风全部带走。

不知不觉,从青春走到了中年。蓦然回首,姚家坝火车站已不复存在。我的少年兄弟早就失去了联络,杳无音讯;昔日姚家坝上空飘荡着的笑声,如今变得极为模糊与陌生。但某些童年的记忆,那些年少与轻狂,特别是我们曾经仰望过的星空与夜色,却日日在重构我心中的那个站台。



松源

诗三首

神农风

红梅

天越来越冷了
身上的衣服也一层层地厚了
外面的世界变成了
天然的冰库。而家,成了温暖的幸福

看着
这个冬的世界
我想起了一株株艳艳的红梅
不知是否已开了花
真想去看看你冷艳绝世的傲骨芳容
以了我平生之愿

然
我虽未曾见你
但其精神早已将你的魂融进了生命
此生
不与群芳争艳,但做雪中一点红

轻捻时光的珠儿

时光的珠儿
数一数往事的记忆
如今
已近而立之年
不知自己是否减少了劫难
以待重生

生活的寂寞
让我无法忘记自己清冷的心
与红尘相处久了
便发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城
都是那么的美而平凡
是他们滋润了我久远的灵性

也许
今生既是我的苦难也是我的幸运吧

爱与苦难

假如
上天将世间所有的爱
都赋予一人身上
那么,他将不再只是自己了

当他
以自己无限的心灵
出现在这片天地的每一处时
便已至爱的源头

假如
上天将世间所有的苦
都赋予一人身上
那么,他也将不再只是自己了

当他
承受了肉体的不如意时
便已如火中凤凰
等待着生命最后一刻的涅槃重生
而那个人,就是我

大姐

贺为民

我和大姐有一年没有见面了。常言道:“父母在家在。”我们的父母虽然不在了,但我仍然感觉家在那里,因为大姐如母。所以,我每年春节都回老家给大姐拜年!

鼠年春节,原本打算像往年一样,回老家陪大姐过年。但由于疫情,没能回老家看望大姐。没想到,一眨眼就快一年了。

我坐在卧室的窗前凝思,冬日夜幕下的株洲市区少了往日的喧嚣,除了偶尔的车声,显得分外宁静。我打开乳黄色的窗帘,觅见远处的湘江在忽明忽暗的灯光映衬下,闪着银灰色的光波;近处,街道冷白的路灯下没有行人来往,只有那条熟悉的街巷在清冷灰暗的夜色下延伸。我的思绪也随着那街巷伸向了远方的老家……

在儿时的记忆里,除了母亲,大姐是最疼我的。我一旦生病,大姐会在第一时间背我去看医生;家里有了什么好吃的,大姐会首先想到我;因调皮父亲打我时,大姐会极力护着我……有一次,邻居家的顽童带我爬到老家屋后那棵桃树上,一顿乱摇,刚结的桃子洒落一地。父亲见了,拿着竹鞭追打我,大姐一把将我搂到怀里,对父亲说:“这不能全怪弟弟。”在她的呵护下,我免了一次皮肉之苦。只是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大姐就出嫁了。姐夫来家接她走的那天,她伤心地哭了。她关爱地摸着我的头说:“好弟弟,莫哭,大姐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没几天,她回娘家了,还给我买了

学习用品和我最爱吃的糖果。她对我说:“我们家几代都没个读书人,姐读书太少,你要争气,好好学习。”从那以后,我发奋读书,成为我们家第一代有文化的人。

大姐出嫁后,家里生活更加困难,她总会随时帮衬。我没钱交学费,她会帮我交,我缺衣服穿,她会帮我做。有年冬天,家乡纷纷扬扬地下了好几天鹅毛大雪,地上、屋顶、村寨、山野,到处白雪皑皑、天寒地冻。大姐提着年礼,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厚雪回家辞岁,她看到我穿了一件破旧的单裤缩在火塘边时,立马请裁缝帮我做了一套棉衣棉裤送回家,使我安全地度过了那个严寒的冬天。

我刚参加工作,父亲已是花甲之年,二姐也已出嫁他乡,满妹年纪小且身子虚弱,家里生活拮据。我知道,那年月大姐也不宽裕,一家几口靠姐夫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尽管如此,她仍然努力尽着长女的责任。父亲长年劳累,患上了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每天早晚咳嗽不停。大姐离家近,总是隔三岔五回家看望照顾父亲,带他看病,为他煎药,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一直到父亲临终,她没有半点怨言。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姐夫因病英年早逝。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倾倒,对大姐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坚强地挑起了抚养5个儿女的重担。在如此重负下的大姐,见母亲不习惯到城里与我居住,毅然把

年已古稀的母亲接到家里同住,侍奉了11个年头。母亲的身体状况并不怎么好,大姐一直宽慰我,让我能安心工作不分心。

某天,我就接到了大姐要她的儿子发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当我急匆匆地赶到老家时,母亲已不能说话了。对母亲,我后悔和自责,对大姐,我做重并感激!我是个不孝的儿子,父母在世时我没有尽一点孝道。安葬母亲后,大姐把母亲唯一留下的财产,台湾舅公回大陆探亲时送给母亲的那枚金戒指,非要戴到我的手上。我说:“大姐,这个你应该留下。”她说:“按乡下规矩,这本来就是老弟你的。”说什么也不肯接受。

2003年春天,我在杭州出差,刚刚办完事,非典疫情爆发了,下榻宾馆旁边的小区突然出现患者,拉起了警戒线。大姐听说后,生怕我只身在外被感染,立马叫外甥接通我的手机,她在电话那头千叮万嘱咐,带着哭腔叫我赶紧回家。在大姐的催促下,我急速购票回了株洲。大姐怕我疫情期间买菜不方便,还特意给我寄来了她亲手做的腊肉、腊肉、干豆角和腌芥菜。

光阴荏苒。大姐已过耄耋之年,我们老家有句俗话,叫“七十不管事、八十不管家”。大姐辛苦了一辈子,身体也不是很好,本应好好安享晚年,可她从不为自己考虑,总是惦记着子孙和弟妹。我思念大姐,感恩大姐,好想回老家去看望大姐呀。

乡情

迷人的横梨公路

彭新平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绝美的公路,那美妙绝伦的色彩、神韵带给人无限的遐想,也激起我无尽的情愫。

乍寒还暖的南国初冬,我们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慕名来到从炎陵的下村经大横溪至策源梨树洲的五彩公路——横梨公路(大横溪一梨树洲),公路像一条银蛇在五彩斑斓的大山中穿行。车刚停稳,不知哪位先下车的朋友亮了一下嗓子:“快来看哪,多美的景色呀!”

这是一座怎样的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呀,这是一条怎样的山舞银蛇的便民公路呀!“咔嚓咔嚓”的相机快门声、空中无人机航拍声、人们的赞美声不绝于耳。这迫切的速度就像坐在动车上看窗外的美景一样,生怕眼前五彩缤纷的山谷与蜿蜒盘曲的公路就要转眼即逝。我想颂赞一番这美轮美奂的盛景,搜索了半天也无法找到最好最确切的词汇来表述。自诩头脑较为灵泛,此时,我的大脑却一片空蒙苍白无力。

真的,在大山里长大的我,有生以来从未看过如此美丽的景色,既不是纯粹的红枫似火,也不是清一色的银杏如金。从谷底到山脊,金黄、火红、翠绿、橙黄,以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色彩交相辉映,竞相斗艳,令人震撼。走在五颜六色的多彩公路,让人如醉如痴,仿佛来到了仙境一般。

在五彩公路穿越的这寂静清幽人迹罕至的深山,居然会有这么色彩缤纷的景色,它们不在乎山谷的寂寞,也不顾忌是否有欣赏的目光。年年走来绿意盎然的春天,岁岁迈过蓬蓬勃勃的夏季,与辉煌灿烂的深秋相约而至,它们活得如此痛快淋漓,活得如此绚丽多姿。

我们一边游玩观赏,一边听介绍,这是一条高颜值的旅游公路,公路沿线有古松群、千年红豆杉群、湖南屋脊五彩风光带、生态溪流等靓丽乡村旅游景点;这也是一条扶贫致富路。通车前,大山里黄桃、竹笋、竹子等,要运输出去很麻烦。三年前,各级政府得知村民期盼后,结合交通扶贫、旅游扶贫、产业兴县、旅游兴县等政策,开始修路。这条公路的修建既为当地产业发展带来了便捷,又将多个景点连接起来,打破了地处偏远的下村、策源两个乡的交通旅游制约瓶颈。

夕阳渐渐西沉,清风晚霞中已是归程,我心中陡然萌生一股感激之情,如果不是政府经过三年努力奋斗,今年终于建成的这条五彩乡村公路,怎能让如此绝美的景色走出闭塞的大山,映入游人的眼帘呢?车已鸣响,挥手之间,只得与风景如画的五彩公路依依惜别。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